

《但以理书》——第五十二号

揭开预言之谜：但以理的异象与列国的兴起

Jeff Pippenger

2024-01-16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加百列以两位见证人为依据,为了证实1844年的日期,给出了“末后忿怒”的终点.米勒明白利未记二十六章中施行在犹大国身上的“七次”,却始终没有看到这“七次”的审判对于以色列北国与南国的目的和关系.他是否曾认识到第十九节所说“末后忿怒”的区分,尚属可疑;不过,他无疑在大体上明白“忿怒”就是“七次”.关于“首次与末次忿怒”的亮光在1856年由帕尔莫尼被解封,但在1863年遭到拒绝.然而,米勒关于“七次”的信息是正确的,虽有局限.

米勒并未认识到,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中,异教罗马的小角高举并尊崇了异教,因为在他看来,“除去”一词在《但以理书》中三次出现时都只是指移除.然而,他的信息虽有限,仍是正确的.

米勒派确实认识到第十一节中的“圣所”是罗马城中的异教神庙(万神殿),但希伯来语并不是他们信息的基础.米勒的信息聚焦于预言的时间.他们的信息被解封的历史背景使他们无法把美国看作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更有甚者,也使他们无法把教皇权视为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王国.

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所迫,他们按照自己对基督即将再临的期待来应用这些预言;他们因此感到失望,然而他们的信息却是正确的.当加百列在第十五至二十七节中对这两个异象作出解释时,米勒的理解使他未能把握一个关于诸国更广泛的启示——这一启示体现为第九至十二节中小角的性别交替.米勒派在加百列的解释中只把罗马视为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地上的国度.

当我但以理看见这异象,寻求其中的意思时,看哪,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听见乌莱河两岸之间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使这人明白这异象.”他就来到我所站之处:他一来,我便害怕,俯伏在地.他却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异象关乎末时.”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于地沉睡;他却摸我,使我站立起来.他又说:“看哪,我要使你知悉忿怒未了时所必有的事,因为到了所定的日期,结局必然临到.你所看见那有两角的公绵羊,就是玛代和波斯的诸王;那公山羊是希腊王,它两眼中间那根大角,就是头一位王.那角既已折断,另有四角起来代替它,这四国必从这国而出,却不及他原有的权势.在他们国末的时候,悖逆的人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通晓隐语.他的权势必大,却不是因自己力量;他必行非常的毁灭,所行的必顺利,任意而行,并要毁灭有能的和圣民.他用权术,使诡计在他手中亨通;他心里自高自大,趁人平安的时候毁灭多人,并且要起来攻击万君之君,至终却非人手所败.关于早晚所说的异象是真的,你要封住这异象,因为这事关乎多日.”于是我但以理昏倒,病了数日;后来我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但以理书 8:15-27

尽管但以理得了乌莱河的异象(如今正处在应验过程中),然而,就巴比伦的历史而言,这第一个王国被排除在该异象之外.它曾在第二章和第七章中被包括在内,分别是金头与狮子,但

第八章强调的是巴比伦被移除又被恢复的预言属性。尼布甲尼撒在被逐离人群“七个时期”之时，预表了教皇制度的致命伤，从而也预表了推罗的淫妇被遗忘的象征性七十年。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中，巴比伦在圣经预言的诸国中被遗忘，异象从玛代和波斯（公绵羊）开始，随后是希腊（公山羊）。

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国瓦解为四个权势不及亚历山大的王国，这一点在第七章中也以一只长有四个翅膀和四个头的豹加以表征。数字“四”象征普世性，以东、南、西、北为代表。第八章第八节中，有四个显著者兴起，朝向天的四风。第七章里希腊的四个翅膀与第八章的四风相对应，希腊的四个头与那四个显著者相对应。这四个头与四个显著者代表亚历山大原始王国瓦解后分成的四个王国，而四个翅膀与四风则代表分裂的四个区域。看清这一点的区分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米勒派针对新教徒关于罗马第四个王国的传统理解所提出的一个论点。

在由1843年和1850年的先驱图表所代表的“哈巴谷的图表”上，只有一个图像并非用于阐释预言性的应用，它涉及区分“四个头与四个显著的角”和“四个翅膀与四风”。为掩盖罗马是圣经预言中第四国的真理，撒但提出了一个关于“四个头与四个显著的角”和“四个翅膀与四风”的真伪含义的论点。撒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但以理书》清楚表明，其中有一个独特的符号确立了那场异象；而确立该符号的部分证据，就在“四个头与四个显著的角”和“四个翅膀与四风”之中。新教徒坚持了对此论点的撒但式看法，而这场争论对米勒派历史的重要性之大，以至于他们在图表上加予以了标注。在《但以理书》中，确立“chazon”异象的那股权势被称为“抢夺你百姓的人”，新教徒把那股权势认定为叙利亚诸王中一位名叫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的人，而米勒则将其认定为罗马。

当那些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本国中的强暴人也必自高自大，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但以理书 11:14

安提阿古是一个王系中的一位君王，这个王系源自亚历山大王国瓦解后分裂出来的四个王国之一。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节所说的“小角”，是在亚历山大王国之后出现的，并且该节说，这“小角”是从那四个王国中的一个出来的。

从其中一个上长出一个角，它向南、向东，并向那荣美之地，极其强大起来。但以理书 8:9.

关于罗马成就这异象，还是一个软弱且相当无足轻重的叙利亚王成就这异象的争论，也涉及“小角”的权势是出自四角之一，还是出自四风之一。这并不成其为争论，因为历史和预言都清楚表明，罗马并非希腊帝国的后裔，而是一股新的势力。若罗马是第四个国度，那么第九节中的“其中一个”就必然是四风或四翼中的一个。若指的是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它是从叙利亚那只角出来的。

米勒派认定，被描绘为“你百姓中的劫掠者”的那股势力将要起来与基督为敌。

他也用权术使诡诈在他手中亨通；他心里自高自大，并且在平安之时毁灭多人；他还要站起来攻击万君之君，然而他必非因人手而败坏。但以理书 8:25

“万君之君”就是基督，而安提阿古·伊比法尼生活在基督诞生之前很久，所以米勒派在1843年的图表上指出了这一事实。在图表上他们标注了年份164，这实际上并无圣经依据，只是一个注记，用来标明米勒与新教神学家之间关于第四个王国之争论的重要性。在图上“164”这一

年份旁边,他们写道:“安提阿古·以比法尼之死;他当然没有起来反对‘万君之君’,因为在‘万君之君’诞生之前164年他就已经死了。”

今天复临派教导说,“你百姓中的强盗”是安提阿古·以比法尼;背道的新教也是如此宣称,尽管有受默示的记载称:“1843年图表是由主的手所指引的,不应被更改。”米勒派信徒知道那位“面貌凶恶的王”是罗马,因此他们没有被那种破坏确立“chazon”异象能力的撒但教义所动摇.圣经清楚地表明,若没有异象,百姓就灭亡.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箴言 29:18.

所罗门在这节经文中所指出的异象,是“chazon”的异象;而在但以理书八章十三节中,这个异象指出异教与教皇权正在践踏圣所和军旅.对米勒派来说,这两股使人荒凉的权势代表了圣经预言中的第四个国度;若不认识罗马这个第四个国度(“你民中的强盗”),他们就无法确立这异象.至于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四节中的“你民中的强盗”,他们要起来攻击南方王,自高自大,确立这异象,并且败亡.罗马完全符合上述每一项特征.

在第七章中,第四个王国被明确指出为与其前的诸国“不同”.

此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第四个兽,极其可怕、可畏,又极其强大;它有巨大的铁牙,吞吃、嚼碎,又用脚踏踏所剩下的;它与在它以前的一切兽不同,并且有十个角……于是我想知道那第四个兽的真相:它与其余的一切兽不同,极其可怕,牙齿是铁的,爪子是铜的;它吞吃、嚼碎,又用脚踏踏所剩下的;并且关于它头上的十个角,以及那后来长起来、在它面前有三个倒下的那另一个角——就是那有眼睛,又有说夸大话的口、形貌强过它同伴的那角.但以理书 7:7,19,20.

但以理书第七章中的第四个国度被两次指出与在它之前的诸国“有别”.若第九节的“小角”只是叙利亚之角(Antiochus Epiphanes)的延伸,它就不会是不同的.第七章中在罗马之前的兽是狮子、熊和豹,这些都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动物;但说到那有铁齿铜爪的第四兽,但以理在自然界找不到能代表那吞吃、可畏之兽的任何动物.它是不同的(有别的).第九节的“小角”是从四风与翅膀所代表的某一地区出来的,而不是从那些角或显著的角中出来.

《但以理书》第八章说:“在他们国的末期,悖逆的人满盈的时候,必有一位面貌凶恶、通晓隐秘言语的王兴起.”在他们国的“末期”(指希腊,已分裂为四个王国),在“悖逆的人满盈”的时候,将有一位新王兴起.

“每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国家,都被准许在地上占据自己的位置,以便判明它是否会履行守望者与圣者的旨意.预言已经描绘了世界诸大帝国的兴起与发展——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在这些帝国身上,如同在力量较弱的国家身上一样,历史都重演了.每一个都有其考验的时期;每一个都失败了,它的荣耀消退,权势离去.”《先知与君王》,第535页.

在希腊王国的末期(“末时”),当他们的试验期之杯被注满(“悖逆的人罪恶满盈之时”),将有一位“面貌凶恶的王”兴起.那位王能明白“隐晦的话语”,因为他所说的语言与犹太人的希伯来语或前一王国的希腊语完全不同,他说的是拉丁语.摩西已经将那个王国指认为将带来公元66至70年围城之战的民族;在那期间,除其他灾祸之外,饥荒严重到犹太人为求生存而吃自己的儿女.

因为你在万事丰裕的时候,没有欢欢喜喜、心里快乐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口渴、赤身露体、缺乏一切之中,服侍耶和华要差遣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他将你毁灭。

耶和华要从远方、从地极带来一国,如鹰疾飞而来;这国的言语你所不明白;

这国民面貌凶厉,不顾惜老者,也不怜恤幼者;他必吃尽你牲畜所出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被毁灭;连谷粮、新酒、油、牛群的繁殖、羊群的增添,都不给你留下,直到他将你毁灭。他必在你全地一切城门围困你,直到你所倚靠的高大坚固的城墙倾倒;他必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全地的一切城门围困你。

在仇敌围困、使你窘迫之时,你必吃你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的肉。

申命记 28:47-53.

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第四个国度以“铁”来代表;而摩西指出“有一国”要把“铁轭”加在犹太人身上.这“国”会“毁灭”犹太人,其来势迅疾如鹰;而鹰正是罗马的象征.它将是一个“其言语你所不明白”的“国”,因为它的语言对犹太人而言是“晦涩的话语”.它将是一个“面貌凶恶的国”,正如《但以理书》第八章所描述的“面貌凶恶的王”.在耶路撒冷被“围困”之时,犹太人吃了他们的“儿女”。

米勒认定异教罗马就是摩西所预言的权势,也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中第四个“铁”的国度,并且是那个说拉丁语而非希伯来语或希腊语的“国家”.米勒并不区分圣经预言中的第四与第五个国度,因为在他看来,它们都只是罗马.因此,在第二十三节中异教罗马兴起之后,他不会看到第二十四节所呈现的区别.在异象中,小角在第九至第十二节中从阳性到阴性,再到阳性、再到阴性,而第二十三节界定了异教罗马的预言性特征;加百列在第二十四节的解释则转向阴性的罗马.第二十四节中的那权势将拥有“强大的能力”,“却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他要造成惊人的毁灭,并要亨通,有所作为,并要毁灭强者和圣民。”

教皇罗马将被赋予异教罗马的军事力量,并且它会在从538年至1798年的一千二百六十年间毁灭上帝的子民.它将“奇妙地”施行毁灭,因为它就是那全世界都“希奇地跟从”的兽;并且它是那“行事亨通”的势力,直到那“所定”要在1798年结束的第一次忿怒得以应验。

于是,在第二十五节中,加百列沿用他为但以理解说的经文中所确立的那种“摇摆”,再次指向异教罗马;据所有历史学家的见证,它是通过另一种“政策”将其帝国整合起来的.异教罗马的“权术”在于诱使各国加入其不断扩张的帝国;它以和平与繁荣的承诺来建造帝国,不同于先前那些单凭军事武力铸成的帝国.异教罗马也要“起来抵挡那君中之君”,正如它把基督钉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之时所作的那样。

然后,加百列谈及他为但以理解释的两个异象,指出关于“显现”的“mareh”异象(二千三百日)是真实的,而那关于异教罗马和教皇罗马践踏圣所和军旅的“chazon”异象则要“封起来(封住)”,“许多日子”(直到1798年的末时)。

后来但以理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去工作,但他仍然不明白“mareh”异象,也就是加百列奉命要使他明白的那个异象.因此,加百列会在第九章再次回来,完成他使但以理明白“mareh”异象的工作。

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但以理一直在研读先知的言语,并借着摩西和耶利米的著作得以明白.耶利米指出,他所处的被掳将持续七十年。

这全地必成为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列国要服事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因他们的罪孽,惩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就是迦勒底人的地,并使之永远荒凉.这是耶和華说的.耶利米书 25:11、12.

据摩西所说,在仇敌之地的被掳时期,将是那地享受其安息日的时候.

我必使那地变为荒凉;住在其上的你们的仇敌必因此惊骇.我必将你们分散到列邦中,又拔刀在你们后面追赶;你们的地必成荒凉,你们的城邑必成废墟.那时,只要这地荒凉,而你们在仇敌之地,这地就要休息,享受它的安息日.只要它荒凉,它就要休息;因为你们住在其上时,在你们的安息日它没有安息.利未记 26:32-35.

但以理从神的预言的话语中,凭两位见证人的证词,明白祂的子民已被分散到仇敌之地;在那段时间,土地要享受它的安息日.他也明白《历代志》的作者对耶利米所说那七十年的理解.

凡从刀剑下逃脱的,他都掳到巴比伦去;在那里他们作他的仆人,服事他和他的子孙,直到波斯国掌权的时候.为要应验耶和華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直到那地享受安息;因为这地荒凉的时候,便守安息,直满七十年.波斯王古列元年,为要应验耶和華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耶和華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在全国发布诏令,并且用文字颁布,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天上的神耶和華把地上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属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華他的神与他同在.’历代志下 36:20-23.

但以理明白,耶利米所预言的在仇敌之地被分散七十年,同时那地得享其安息,是依据《利未记》二十六章所说“七倍”的咒诅;于是他顺服这一领悟,照着那里为那些终于醒悟自己被分散处境的人所吩咐的,履行了所规定的补救之道.

至于你们中所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中胆怯发软;被摇动的叶子的声音也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跑,如同逃避刀剑;无人追赶,他们却要跌倒.他们要彼此相撞仆倒,仿佛在刀剑之前,却无人追赶;你们在仇敌面前必无力站立.你们要在外邦人中灭亡,你们仇敌的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要在仇敌之地因自己的罪孽而消耗衰败,也要因他们祖宗的罪孽与他们一同消耗.倘若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孽和他们祖宗的罪孽,就是他们对我所犯的过犯,并且承认他们行事与我相违背;也承认我也与他们相敌,把他们领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下来,并愿意担当自己罪孽的刑罚:我就要记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也记念与以撒所立的约,并记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也要记念那地.那地既因他们不在其上而荒凉,就要享受它的安息;他们也要担当自己罪孽的刑罚,因为、正因为他们藐视了我的典章,心里厌恶我的律例.尽管如此,他们在仇敌之地的時候,我也不将他们丢弃,也不厌恶他们,致使将他们全然灭绝,毁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華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记念我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我曾在外邦人眼前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作他们的神:我是耶和華.这些是耶和華借着摩西在西奈山,在他与以色列人之间所立定的律例、典章和法度.利未记 26:36-46.

第九章中但以理的祷告,涉及给那些发现自己流散在仇敌之地之人的劝勉的各个层面.那一祷告应当与他在第二章的祷告相一致,因为二者共同代表启示录十一章中那些死在那座称为所多玛和埃及的大城街上的人的祷告,他们也发现自己已经被分散.当但以理结束他的祷告时,加百列回来完成对“mareh”异象的说明之工,正如圣灵打算为启示录十一章的两位见证人所成就的一样.

我正在说话、祷告,承认我自己的罪和我民以色列的罪,又为我神的圣山,在主—我的神面前陈明我的恳求;是的,我正祷告的时候,我起初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人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触摸了我.他指教我,与我谈话,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是要赐给你智慧和聪明. 但以理书 9:20-22.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在巴比伦陷落前不久,但以理正默想这些预言,并向神寻求对时局的明白;于是关于列国兴衰的一系列异象赐给了他.就第一个异象而言,正如《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记,已经给出了解释;然而,并非一切都向这位先知显明.他当时这样记述自己的经历:“我的思虑使我大受困扰,我的脸色也改变了;但我把这事存记在心.” 但以理书 7:28.

借着另一个异象,关于将来的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启示;到了这个异象的末了,但以理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另有一位圣者对那说话的圣者说:‘这异象要到几时?’” 但以理书8:13.所给的回答是:“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第14节),这使他困惑不已.他恳切地寻求这异象的意义.他不能明白,借着耶利米所预言的七十年被掳,与他在异象中听见那天上使者宣告在上帝的圣所洁净之前必须经过的二千三百年之间,有什么关系.天使加百列给了他部分的解释;然而当先知听见“这异象……要到许多日子”这话时,他就昏倒过去.他在自己的经历中记载说:“我但以理昏倒了,有些日子患病;后来我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它.” 第26、27节.

但以理仍为以色列心怀重担,便重新研读耶利米的预言.这些预言十分清楚——清楚到他 从书卷上所记的这些见证中明白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就是要使耶路撒冷荒凉满七十年”. 但以理书9:2.

“怀着建立在可靠预言之上的信心,但以理向主恳求,早日成就这些应许.他恳求上帝的荣耀得以维护.在他的祷告中,他完全与那些未达成上帝旨意的人认同,把他们的罪当作自己的罪来认罪.” 《先知与君王》,553、554页.